

我的长城，我的情

主持设计了故宫天坛颐和园的这个建筑世家，你知道吗？

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不仅是建筑奇迹，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

记者在山西省采访看到，《长城保护条例》施行 15 周年以来，除了文物部门专业保护，越来越多人自愿加入长城保护大军，倾心倾力，用点滴行动筑成保护长城的“长城”。

展示出长城最好的一面

一行四人拄着木棍，在蜿蜒破碎的古栈道上前行。

忻州市长城学会偏头关分会会员贺文带队，再次领外地客人参观新发现的长城上的水门。踏过黄河滩地，大家裤腿鞋袜上扎满苍耳。1000 米的山路来回走了 3 个小时。

“这个水门有意思吧？去年一个羊信告诉我们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偏僻的石券拱门，但不知道是干啥用的。”去过多次的贺文依然很兴奋。

49 岁的贺文开了 20 余年超市，2012 年因为一次偶然机会陪同县文物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田野考察，从此爱上长城。他不仅自己走完了县里所有长城，还免费为来到偏关的省内外长城爱好者带路、讲解，总想把当地长城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滑石涧堡一片庄稼地里隐藏着一口明代水窖。为大家了解水窖结构，他从老家扛来梯子，借来手电筒，不怕脏和累，带头钻进黑洞洞的水窖。

“非常愿意陪同，学习了大家对长城的理解和敬畏之心，收获了知识，结下了深厚友谊，增强了文化自信。”贺文说。

守护长城的生命

月牙池是长城上有名的袖珍小屋。虽然旁边竖着围栏、文保碑、警示牌，以及专供游客观光的塔台，但仍有个别游客攀爬踩踏。

刚下车，袁建琴拔腿跑了过去，边跑边扯开嗓门：“夯土长城不能踩，长城是文物，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这样的劝说对袁建琴来讲随时随地。不管受到多少委屈，她从未有退缩之心。

袁建琴喜欢旅游，后来发现带给她心灵震撼的，正是家乡那一道道边墙。退休后，她成为大同市长城文化旅游协会会长。去年，她有 330 多天在跑长城。

在巡查长城中，袁建琴发现羊蹄子对



长城破坏很大，有的摄影人为拍照片，甚至故意把羊群往长城上赶。她灵机一动，希望说服羊信，化“敌”为友。通过耐心讲解及送粽子、衣服、红袖章等“暖心”活动，现在 46 个羊信成为长城保护志愿者。

“长城是有生命的。什么时候没人再破坏它，我的目标就实现了。”袁建琴说。

将宣传长城当作使命

中学教师秦在珍退休后，义务接下偏关县写《偏关长城图志》一书的任务。

这是首个系统介绍偏关长城的资料，为使图志真实、好看、严谨，秦在珍和其他长城爱好者一起，一步步丈量长城。

南场村到老营是段野长城。为搞清它的走向和面貌，秦在珍和伙伴们在植被茂盛的道路上艰难前行，由于迷路，他们从下午 4 点半开始一直到次日凌晨才返回家。累了，就在野梁上睡一会儿，爬起来接着走。

“那次很惊险，但值得。”67 岁的秦在珍解释说，只有把全县长城走完，心中才有

整体印象。没走长城前，他认为长城就是一道土墙，而且很破败，但走完，他开始感到长城的伟大。

2020 年，《偏关长城图志》诞生。400 余张图片搭配 3.5 万字解说，让读者既增长了长城常识，又对偏关长城有了全面了解。

“我们宝贵的长城文化宣传得还不够，我要尽我所能改变现状。宣传家乡是我的使命，责无旁贷。”秦在珍说。

留住长城的人文底蕴

10 岁离开家乡，不是村干部，但边玉却为老家助马堡的生活操碎了心。

助马堡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是明长城山西段著名的屯兵官堡之一。边玉的祖上是从山东来戍边的，到他这辈已是第 12 代。

4 年前，他和几个村民带头，向在外的村民集资了 8 万元，在村口立起简介碑，为村里古民居挂牌子，并建设了村民会馆。

2020 年，有村民捐款购买了太阳能路灯，边玉找人免费安装。

村里吃水困难，边玉多次向新荣区水务局打报告，提出解决生活用水困难的申请。如今，一口新井已经打造好，村民喝上了清澈的水。

“只有生活条件好起来，堡子才不会空。”边玉说。

原来，为追求更好生活，越来越多年轻人离开村子，目前只有三分之一人口留在堡中。

边玉看到老房子无人住，心里难过。在他眼里，助马堡文化底蕴深厚，有长城文化、晋商文化、抗战文化等，是心灵的归宿。“有生之年尽力帮村子往好的方向发展，不想村子空了。”去年，边玉在老家盖了 5 间新房。他说退休后肯定要回来。

我的长城，我的情……中国人的家国情怀里，总有一股长城精神。这几位长城爱好者只是长城守护大军的缩影。随着各级政府加大对长城的保护力度，热爱长城的情结将在更多人心中悠悠而生。

（记者王学涛、柴婷）
新华社太原 12 月 1 日电

本报记者袁慧晶

“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这里的“样式雷”是专有名词，是对清代 200 余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氏世家的誉称，他们设计的皇家建筑包括耳熟能详的故宫、天坛、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传世之作。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对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建筑世家的祖籍地在江西。据文献及雷氏族谱考证，“样式雷”始祖雷发达是从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梅庄镇新庄村走出的，当地至今保存有雷氏祖屋。

闪耀清宫 200 余年

雷发达是“样式雷”的始祖，最早由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铃提出。朱启铃是国内最早开展“样式雷”研究的学者，著作《样式雷考》记载：“雷发达，字明所，江西南康府建昌县（今永修县）人……发达，振声子。清初与其堂兄发宣（振宙子）以艺应募赴北京，又为样式雷家发祥之始祖。”

从雷发达这一代算起，北京石景山古城四中退休教师雷章宝是“样式雷”的第十子孙。“做人不能忘祖。父亲（雷文相）在世时告诉我，第四代‘样式雷’雷家玺的兄弟雷家瑞曾回江西参与修谱事宜。”雷章宝说，雷氏后人研究家谱后认为，“样式雷”的起源在永修是不容争议的。这几年，他常携家人回江西看看，参与家乡的“样式雷”学术研究。

江西省“样式雷”建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小庆说，清初农民起义致皇官尽毁，朝廷向全国征集工匠，雷发达积极响应。其祖父雷玉成、父亲雷振声都是木工，从明朝末年年开始，就在金陵从事古建筑修建工作。雷发达在金陵也跟随长辈习得一身木工技艺。

因艺征召赴京后，技艺超群的雷发达在建筑一事上有许多奇思妙想。他为将建筑构思送上御览，制作了立体模型，因模型使用了纸板，需要熨烫，又被称为“烫样”。雷发达被任命为工部营造所班长。有民间传言，“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微照命，金殿封官”。雷家有七代人成为清朝“样式房”的掌案，到第七代雷廷昌时官至二品，家族荣耀达到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掌案职位并非世袭制，靠的是“竞争上岗”，其间也有两次险些中断，但雷家人凭着进取精神，最终重续了家族荣光，并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除了圆明园等被毁建筑，“样式雷”家族设计的不少项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家族还留下了 2 万 multiple 建筑图档，这项成果也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

璀璨遗珠一度失色

1911 年，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皇家建筑终止，传奇建筑世家“样式雷”随之没落。据雷章宝回忆，家族后人为了生计所迫，开始变卖家中的“样式雷”图档、烫样。1930 年，大部分图档、烫样卖给了当时的中国营造学社，装了满满 10 卡车。1963 年，雷氏后人把剩下的图档和祖上的画像送到了北京市文物局，捐献给国家。

“样式雷”逐渐淡出历史的视线。永修县“样式雷”建筑文化研究会会长陈前金回忆说，很长一段时间内，江西名人中都没有“样式雷”的位置，永修县连座“样式雷”纪念馆都没有。在他看来，江西作为“样式雷”祖籍地，理应挑起发掘、传承、探研“样式雷”建筑文化的重担。

直到 2007 年，故宫、颐和园、天坛、承德避暑山庄等“样式雷”家族设计修建的皇家建筑物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 9 月，国家图书馆举办“大匠天工——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荣登《世界记忆名录》特展”，展出包括圆明园文渊阁图样、圆明园来水河道全图、天坛工程做法及工料册等 276 件展品，其中 269 件为首次展出。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詹福瑞说，这些珍品的展出不但有利于唤起人们对华夏辉煌建筑文明的记忆，也将唤起保护古代文化遗产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此后，国内对“样式雷”的研究热情和关注度逐渐升温。

在“样式雷”祖籍地江西，2007 年 4 月，“样式雷”建筑文化研究会成立，搭建起全省性的“样式雷”理论研究、学术交流的平台。2013 年 6 月，江西省文物局拨款 70 余万元修缮永修的雷氏祖屋，守住了“样式雷”留在祖籍地的唯一痕迹。

弘扬“样式雷”，他们在路上

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发力下，在江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弘扬“样式雷”文化的大军。揭保如和揭建云就是其中的一对父女。

今年 9 月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父女俩带去的“大家伙”惊艳会场。那是一座长 2.2 米、宽 1.3 米、高 1.2 米的“太和殿”木结构模型，采用传统榫卯结构，共有木柱 72 根、大梁 200 余根、斗拱 3 万余个。“有观众用相机拍了半个多小时都舍不得离开。”揭建云说。

有件事对揭保如触动很大。去故宫考察学习时，他发现简介中说“样式雷”始祖是南京人，这让他感到传承和发扬“样式雷”文化的必要性。回来后，已经加入省里“样式雷”建筑文化研究会的他，提议以协会名义给故宫写信，修正“样式雷”祖籍地的错误，获得故宫认可。

后来，揭保如在弘扬“样式雷”文化的路上就停不下来了。听说有学者花费数年时间写成了“样式雷”题材的小说，他主动提供了大部分出版资金；小说出版后，他又争取到了小说的电视剧拍摄许可证；仿制了 7 个“样式雷”建筑烫样，在省内进行公益性巡展；先后组织了全国“样式雷”楹联大赛、诗词大赛、国画大赛，打造了以弘扬大国工匠精神为主题的“样式雷”纪念馆，免费开放给高校开展研学活动……

揭建云已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父亲想拍的‘样式雷’电视剧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我改拍了一个纪录片，现已基本完成制作。”她说，“‘太和殿’木结构模型已被江西省博物馆收藏，在深圳文博会上曾有参展商提出想购买模型，如果合作顺利，未来有机会在其他‘样式雷’纪念馆中见到这个大家伙。”

『读懂中国』丛书（第二辑）广州发布

新华社广州 12 月 1 日电（记者陆浩）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外文局主办，外文出版社承办的“读懂中国”丛书（第二辑）发布会 1 日在广州举行。

“读懂中国”丛书于 2019 年底启动第二辑的编辑出版工作，着重就百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及成就、中国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一带一路”、区域性经济、发展中的民族企业和疫情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问题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学者撰写，并通过更多的国外作者来解读中国。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表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永远是进行时，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永远是进行时，“读懂中国”的事业也永远是进行时，期望国际社会理解和尊重中国人的独特历史经验和开拓前行的崇高心愿，并以这样的视角来“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

丛书作者之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在我国打造高水平、制度型对外开放格局的背景下，“读懂中国”丛书的出版具有其时代价值、历史价值。“读懂中国”丛书从多角度解读中国，让国际社会从“了解中国”到“读懂中国”，成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作为参与丛书撰写的外国专家，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基金会副主席尤素夫·瓦南迪说：“我读了‘读懂中国’丛书第一辑，并被该系列中富有深度的观点和知识所折服，因此，我把它视为在理解中国问题上的百科全书和学习伙伴。”

“读懂中国”丛书是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和中国外文局共同策划组织编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面向全球读者的国情解读丛书。丛书第一辑于 2018 年启动，推出中、英、日文版共 40 余部作品，并以版权输出形式，被翻译成德语、波兰语、韩语、阿拉伯语、印地语、马来语等在国外出版发行。

滇戏：稀有地方剧种获得新生命

78 岁的汪美珠一袭青衣扮相，饰演秦香莲一角；分站左右与她搭戏的两个粉丝，还不到 8 岁，是当地的小学生。

这是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古镇古渡梨园里的一幕。汪美珠是滇戏名家，而两个小家伙是学戏的。相比“汪奶奶”这个称呼，向来重视滇戏传承的汪美珠更喜欢她们喊“汪老师”。“有小娃娃来跟我学滇剧，是最开心不过的事了。”她说。

滇戏或滇剧，有两百多年历史。相比同样古老的京剧，它更少为人所知，但价值也很宝贵。它由清朝时外人带来的秦腔、徽调等汇聚而成，并融入云南本地唱法，别具一格。又因保存了西南边境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料，它也被称作“滇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像其他戏一样，它也受到冲击，很多人渐渐不再喜欢看戏。“鼓励年轻人学戏、看戏成了我的一个任务。”汪美珠说。

然而，稚嫩的面孔在古渡梨园仍不多见。常年唱戏的戏班子平均年龄在 60 岁以上。台下的观众中，更难见到年轻人身影。

汪美珠说：“以前唱戏虽然苦，但好歹能养家糊口，现在唱得再好，可能也不如打工挣钱，年轻人就不太愿意学了。”

但唱了大半辈子戏的她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滇剧是云南人特有的乡音，丢掉太可惜。”

曾几何时，滇剧就像是云南人的“流行歌曲”。20 世纪 70 年代鼎盛时期，仅昆明市内就有大大小小几十家剧团，大一点的村子都有滇剧团。专业剧团的戏，有时候票都买不到，还得托人。

在《铡美案》选段，汪美珠用昆明官话唱出台词，搭配上丝弦、胡琴等奏出的声音，像是雨打屋檐，如泣如诉，唱出戏中人秦香莲的悲惨遭遇。

“跟京剧比，它更贴近生活，多了些烟火气。昆明话唱戏本身富有腔调，有的戏一口气可能要唱几十句。”她说。

古渡梨园是当地传承滇剧的一个平台。它是商人张雄在 2011 年创办的，这是一个像民间戏班子的地方。

52 岁的张雄自幼在专业学校学滇戏，



当时一个班上有 70 多位同学。20 世纪 80 年代，他下海经商，随后在一次聚会上，张雄见到打小一起学滇戏的同学。大家从事各行各业，仅有不到 10 人还站在戏台上。

张雄决定创建古渡梨园，他东走西奔，建起了戏班，里面就有几位当年的同学。这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

昆明是中国的热门旅游城市之一，当地相关政府官员说：“我们提出了文旅产业发展的新目标，包括保存独有的传统文化符号，这样可以吸引更多。”

来看戏的人开始增多。每周，古渡梨园都会演上几场滇戏。下午 1 点半开场，3 点半结束。只要天气好，台下近百个座位几乎都会坐满。听戏的人多数来自周边社区，很多互相能喊得出名字。

70 岁的张大爷是常客，来回坐公交车需要两个多小时，就为了听一场滇戏。

古渡梨园现任班主洪小柱介绍，目前驻守小剧场的有 30 多人，年纪最大的 79 岁，最小的 45 岁，都有自己的拿手戏。“因为喜欢滇戏，我们才凑到一起。”她说。

进小剧场听戏，7 元一位，茶水免费；唱戏的人，每天能有 10 元到 20 元的报酬。

“我们不图钱，专门为唱戏来的。”每天必到剧场的董林坤今年 56 岁，8 岁习武，登台唱戏已有 40 余年。

登台前，略显拥挤的化妆间挤满人。演员要提前两个小时给自己化好妆，随后酝酿情绪，各自对戏。即便唱了一辈子的戏，

他们也丝毫不含糊。

“扮谁就要像谁！年纪大了，我化妆时间比以前更长，为了让自己扮相更好看点。”汪美珠说。

现在，患病的张雄已经坐上轮椅，但他闲不住，四处走访老人，打算把滇剧里一些没再听到的老戏找回来。这其中就有《天官赐福》等需要台前幕后近百人参与的大戏。

《天官赐福》演出当天，剧场里里外外全是人，唱了三个小时。“感觉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张雄说。他们还搭设了两个机位，把全剧录制下来。

逢月末，古渡梨园会有滇剧的经典折子戏专场。这一天，像汪美珠这样的名家就会受邀登台，场下观众也比平时多出不少。一些青年演员会趁周末赶过来，向老戏骨请教。

“场下会有互动，这对演员来说是莫大的鼓励。”云南省滇剧院青年演员李婷婷说。

汪美珠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得益于政府倡导的“戏曲进校园”等活动的开展，滇剧有了更多和孩子“对话”的机会。

这时，汪美珠会对一些剧目重新编排。“有些郎情妾意的戏，就不适合小孩子学。”她说，传承是一方面，创新发展也是要考虑的因素。

（记者严勇、王安浩维）新华社昆明电

十一月二十四日，贺文和老乡扛着梯子走向明代水窖。
新华社记者王学涛摄

十一月十三日，滇剧名家汪美珠（右二）与两名小演员搭戏。
新华社记者严勇摄

